

《得心集医案》从脾胃辨治温病医案赏析

刘媛媛 胡素敏

(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 江西南昌 330004)

关键词 《得心集医案》; 谢星焕; 脾胃; 温病

基金项目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(第二批)建设项目(赣中医药科教字[2021]3号)

《得心集医案》由盱江医家谢星焕撰写, 谢氏字斗文, 号映庐, 清代著名医家, 江西历史十大名医之一。《得心集医案》全书六卷, 二十一门, 载医案250余则, 每案病因、病机、辨证、立方均有详细论述。谢氏治疗温病倡导从脾胃论治。其子谢甘澍跋曰: “道光辛卯岁饥, 时疫大作, 诸医专事发表攻里, 多致不起。先君独谓荒年肠胃空虚, 何堪攻伐? 宜于温补托邪, 一时活人无算。”^{[1]243} 谢氏临证多用升阳益胃法治疗中焦阳气不舒郁而发热, 补中益气法治疗脾胃阳气下陷, 酸甘养阴法治疗温病后期津液耗伤, 益气回阳固脱法治疗温病虚脱亡阳证等, 颇具特色。本文介绍了《得心集医案》从脾胃辨治风温、暑温、温疫等5则医案, 并予分析如下。

1 升阳益胃治风温

傅彩凤之子, 三岁, 自春至夏, 肌肤焮热, 形体瘦极, 惨惨不乐, 大便泄泻, 每多鲜红。诸医用凉血之剂, 泄泻愈频。又与四君子汤, 潮热愈大, 口愈渴。余视其惨惨不乐, 似属阳气不舒, 且潮热无汗, 面虽白而带青, 舌虽淡而颇红, 再视所泄之粪逾时变青, 此必风邪郁于土中, 正春伤于风、夏生飧泄之症。因风邪内扰, 则营卫不固而血液逆流, 致阳气愈陷矣。仿经旨下者举之义, 与升阳益胃汤, 数服而安。^{[1]219}

分析: 本案患者为三岁小儿, 因春伤于风, 风邪内扰, 营卫不固, 出现发热、泄泻、便血。诸医误诊为血热而用凉血之剂, 泄泻愈频; 又误以为脾气大虚致泻用四君子汤治疗, 发热愈甚, 口愈渴。本案辨治特色有二: 一是明辨病机, 清代雷丰《时病论》^[2]中有言: “风温之病, 发于当春厥阴风木行令之时。今谓春伤于风, 夏生飧泄者, 此不即病之伏气也。盖风木之气, 内通乎肝, 肝木乘脾, 脾气下陷, 日久而成泄泻。” 患儿病延三个月之久, 形体瘦极, 惨惨不乐, 潮

热无汗, 面白带青, 所泄之粪逾时变青, 舌虽淡而颇红, 分析其病机属阳气不舒, 郁而发热, 加之久泻而致阳气下陷。二是治疗上根据下者举之的原则, 宜升阳益胃、散火除热, 不可过用苦寒。阳郁发热乃阳气内郁不得宣散, 其原因多为有形之邪阻滞, 或因误服凉药及滋腻之剂, 或暴饮冷物、恣食肥甘, 阳气内郁发热。谢氏^{[1]144}云: “斯症寒湿内聚积结, 胃阳下降不化, 法当用其方, 名曰升阳益胃汤。善哉! 方之名也, 不升阳何以能益其胃乎? 治宜用升阳发散之品, 宣阳解郁, 方选东垣升阳益胃汤, 数服而安。”

升阳益胃汤出自李东垣《内外伤辨惑论》, 本方益气与升阳并用, 即用黄芪、人参、白术补中气, 用柴胡、羌活、独活、防风等风药既能升阳散火除热, 又能升阳除湿止泻; 此外本方补中有散, 发中有收, 即用白芍酸收敛阴而和营, 并防羌活、柴胡等辛散太过。正如明代吴崑《医方考》^[3]所言: “半夏、白术能燥湿。茯苓、泽泻能渗湿。羌活、独活、防风、柴胡能升举清阳之气, 而搜百节之湿。黄连苦而燥, 可用之以疗湿热。陈皮辛而温, 可用之以平胃气, 乃人参、黄、甘草, 用之以益胃。而白芍药之酸收, 用之以和荣气, 而协羌、防、柴、独辛散之性耳。仲景于桂枝汤中用芍药, 亦是和荣之意。古人用辛散, 必用酸收, 所以防其峻厉, 犹兵家之节制也。” 清代吴谦在《医宗金鉴》^{[4]276}中亦指出: “人参属补, 不知君于枳, 朴中, 即为补中泻也。羌, 防辈为散, 不知佐于参, 芪中, 即为补中升也。” 谢氏效东垣重视脾胃升发中焦阳气, 风热内蕴, 抑遏于中, 当以升阳之药升阳益胃、散火除热。脾升则健、胃降则和, 谢氏以升阳益胃汤来治疗风温中焦阳气困遏, 其核心思想在于补中有升, 勿伤及中焦脾胃, 正如《温病条辨》^[5]所说: “病初起, 且去入里之黄芩, 勿犯中焦。”

2 清暑益气治暑温

丁麒寿,时当暑月,腹痛泄泻,自汗神疲。叠进温补,遂至二便窘急,日益危笃。适一邻医,年六十余,谓病经数日,汗出不知几斛,兼之四肢逆冷,法在不治。且补剂服至附子、鹿茸,仍无寸效。今脉绝,无可为也。其家固贫,医药已难继矣,又听邻医之言,遂无复再生之想。奈病人呻吟在床,不忍坐视,遥闻先君善治危症,托人求诊,适应酬未暇,命余前视。诊得脉虚,重按若无,审得额汗溺短,气虚烦渴,背微恶寒,四肢逆冷,余笑曰:此伤暑也,安得以阳虚目之?《经》云:气盛身寒,得之伤寒;气虚身热,得之伤暑。今症见烦渴溺短,气促脉虚,伤暑奚疑?议进清暑益气合桂枝汤一剂,嘱其即服可效。前医执余方,私语病家曰:年少之医,孟浪殊甚,临危之症,犹谓伤暑。今汗出淋漓,收敛尚恐不及,反用升、柴、桂枝以发汗,非速其毙耶?其家虽疑,缘病由奔走日中而起,信余不谬,即进一剂,病势减半。继进二剂,兼吞消暑丸一两,腹中呱呱有声,二便一时通利,汗收渴止,烦退而安……^[12]

分析:本案患者于时令暑月感受暑湿之邪,出现腹痛泄泻、自汗神疲,年六十余,病经数日,前医以为阳虚,叠进温补后病情加重。本案辨治特色首先在于辨证准确,根据患者脉虚,重按若无,额汗溺短,气虚烦渴,背微恶寒,四肢逆冷,谢氏辨为暑病,证属阴暑,病机为元气不足之体,感受暑湿,湿热蕴阻中焦,气机升降失司。谢氏^[12]云:“暑令吐泻,必先辨脏腑阴阳,次审阳暑阴暑,以及风寒、食滞之有无,苗窍便溺之症据,烦渴之真假,病因之传变,所谓必先议病而后议药也。”其次治疗及时,选方精当。谢氏治以东垣清暑益气汤合桂枝汤1剂,病势减半。继进2剂,汗收渴止,烦退而安。

清暑益气汤出自李东垣的《脾胃论》,主治本有脾胃元气虚损,复感暑湿之邪,继而出现脾胃相关症状者,具有益气生津、健脾祛湿之功。东垣以《素问》“气虚身热,得之伤暑”立论,指出“时当长夏,湿热大胜”,所以虚人感暑湿之气,故以清燥之剂达到湿热去则脾气健、津液复的目的。本方以黄芪、人参补中益气;苍术、白术燥湿健脾;升麻、葛根既能解表清热,又能升阳除湿;麦冬、五味子清热生津。谢氏采用本方祛脾胃湿浊之邪,令津液化生,从而补益脾胃,健脾复运,恢复脾胃功能,正如《医宗金鉴》^[4]^[27]所云:“清暑益气汤,治暑盛于湿,暑伤气,所以四肢困倦,精神减少,烦渴身热,自汗脉虚,故以补气为主,清暑为兼,稍佐去湿之品,从令气也。”

3 酸甘养阴治温疫

许庆承之子及黄起生之弟,年俱二十,同患瘟疫。医进达原饮、大柴胡汤,潮热不熄,燥渴反加,因而下利谵语。许氏子病经两旬,身体倦怠,两目赤涩,谵语声高,脉来数急,知其下多亡阴,所幸小水甚长,足征下源未绝。与犀角地黄汤加蔗汁、梨汁、乌梅,甘酸救阴之法频进而安。^[11]

分析:本案患者感温疫之邪,进达原饮、大柴胡汤后病情加重,症见潮热燥渴、下利谵语。病经两旬后,出现身体倦怠、两目赤涩、谵语声高、脉来数急,证属温病热入营血,胃阴耗伤。谢氏治以清热凉血、酸甘养阴之法取效,方用犀角地黄汤加入蔗汁、梨汁、乌梅,频进而安。本案治疗特色有二:一是温病热入营血,治疗要当机立断,清热凉血,毫不迟疑,谢氏治以犀角地黄汤清热凉血可迅速达到“釜底抽薪”、清热保津之功,正如叶天士^[6]所言:“乍入营分,犹可透热,仍转气分而解,如犀角、元参、羚羊等物是也;至入于血,则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,如生地、丹皮、阿胶、赤芍等物是也。”二是治温疫要重视酸甘救阴,谢氏治以芍药、生地黄、乌梅、蔗汁、梨汁频进,养阴生津。明代医家吴有性指出,疫乃热病,易伤津耗液,因此在整个疫病治疗过程中,都应重视养阴,尤其在疫病后期,特别是攻下之后,需以养阴之法,滋阴生血,提出:“今重亡津液,宜清燥养荣汤。设热渴未除,里证仍在,宜承气养荣汤。”^[7]

4 益气回阳固脱治温疫

案一.陈甫三内人,洒渐恶寒,倏忽潮热,时值夏初,疫症流行。余诊其脉,缓大而空,舌白胎滑,又询其素有肠风便血,经不及期,且外虽肥盛,内实不足。察脉审症,知中气大虚,病从饮食劳倦中来,乃外耗于卫、内夺于营之症。与东垣益气汤,托里散邪之法,畏不敢服。更医,谓是疫邪初起,当服达原饮。服后大热谵语,又见大便不通,更与大柴胡汤,连进二剂,症变热燥躁扰,张目不眠,谵语发狂,且甚有力。医见其表里皆热,更疏白虎合承气一方。甫三素与余契,药虽煎成,疑未敢服,就正于余。余视其目红面赤,乱言无伦,及诊脉,下指洪大,按指索然,此五脏空虚、血气离守之验。是日午刻以人参养荣汤武火急煎,药才下咽,时忽咬齿,两手撮空。余甚怵惕,盖昆仑飞焰,挽救弗及,旁怨莫解,但审症既真,自当极力处治。时方申刻,又将原方四倍加入附子二两,入釜急煎,逾时服毕,谵语未息而发狂少止,似寐非寐。与粥一杯,大呕稠痰,其色青碧,是又不得不先救胃阳。戌刻复煎附桂理中一剂,药未下咽,寒战咬牙,

肉筋惕,此假热一去,真寒便生之应也。只恐油汗一出,孤阳立越,幸药已备,亟与进服。亥刻果汗厥齐来,又与理中一剂,遂得安卧片刻,汗收肢温。复与粥饮,不呕,差喜阴阳两交,胃气稍苏,余亦安睡。次早视之,阳已不戴,脉亦有根,然昏迷困倦,犹言见鬼,目尚赤,口尚干,此阴火未熄,虚阳未返,津液未生,神魂未敛,以归脾汤吞八味丸,数日喜获生全。但口苦苦寐,与归脾汤加山栀、丹皮,大便已闭十五日,至此始得一通,盖胃气素虚,仓廩空乏,经血不荣之故。更与十全大补汤,服半月方健。^{[1]56}

案二.许庆承之子及黄起生之弟,年俱二十,同患瘟疫。……黄氏弟悉同此证,但此病不过三日即身重如山,躯骸疼痛,谵语重复,声微息短,脉来鼓指无力。此病虽未久,然表里有交困之象,阴阳有立绝之势。急进十全大补汤,重加附子,二十剂始安。夫同一潮热燥渴,同一谵语下利,而用药角立,毫厘千里,岂易言哉?^{[1]1}

分析:案一患者感温疫之邪,出现恶寒潮热,进达原饮、大柴胡汤后,症见目红面赤、乱言无伦,诊脉下指洪大,但按指索然,谢氏辨证属真寒假热,病因病机为饮食劳倦,中气大虚,阳衰阴盛,格阳于外。治法当先回阳救逆,后补脾益胃。于是当日午时用人参养荣汤武火急煎,药才下咽,时忽咬齿,两手撮空,为真寒表现;申时又重用人参养荣汤原方四倍加入附子二两入釜急煎,戌时又复煎附桂理中一剂,药未下咽,寒战咬牙,肉瞤筋惕,假热一去,真寒便显。谢氏治温疫用药一日三变,目的就是要急救回阳,力挽阴阳立绝之势。后因病人饮食劳倦,胃气素虚,仓廩空乏,于是用十全大补汤服半月补中益气而奏效。值得注意的是谢氏尤其重视胃气恢复,在温疫救治期间,多次服粥以复苏胃气,谢氏^{[1]4}言:“营卫不固者,先建立中气。脾胃虚寒者,理中焦之阳,俾脾胃有权,阳气乃运,庶气血各守其乡。”

案二患者亦感温疫之邪,进达原饮、大柴胡汤后亦出现潮热燥渴、下利谵语,且其病情发展迅速,三日即身重如山、躯骸疼痛、声微息短、脉来鼓指无力,病因病机为温疫邪气消耗致元气虚脱,加上下利不止致气随液脱恐有虚脱亡阳之虞。谢氏治以大补元

气、固脱回阳、挽危救逆,急进十全大补汤,重加附子以力挽气脱阳亡之机。治疗温病虚脱亡阳证,应注意两点:一是固脱回阳用药要及时快速,刻不容缓,而且用药剂量要大,比如重用附子、人参,可浓煎顿服,因为有形之阴难于速补,无形之气急当速固。二是注意虚脱亡阳的同时有无内闭心包的表现,如有,应固脱回阳与开窍法同用。

5 结语

以上医案体现了谢氏从脾胃辨治风温、暑温、温疫等温病的特色,其针对风温阳气内陷郁而不发采用升举阳气、补益脾胃之法,对于暑温因素体脾胃阳虚暑邪乘虚而入采用祛暑清热、益气养胃之法,对于温疫中气大虚用药应当机立断、急救回阳,且在整个疫病救治过程中应该始终顾护津液、养阴生津。谢氏辨治温病擅长使用升阳益胃汤、清暑益气汤、叶桂养胃阴方及十全大补汤加附子等经典方,其辨治温病之思想具有很好的临床指导意义,值得我们细细揣摩学习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谢星煊.得心集医案[M].任娟莉,校注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.
- [2] 雷丰.时病论[M].陈莲舫,批注.杨梅香,郑金生,校点.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:17.
- [3] 吴崑.医方考[M].宋白杨,校注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2:126.
- [4] 吴谦.医宗金鉴[M].鲁兆麟,主校.石学文,高春媛,王新佩,等,点校.沈阳: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7.
- [5] 吴塘.温病条辨[M].张志斌,校点.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:58.
- [6] 叶桂.叶天士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341.
- [7] 吴有性.温疫论[M].孟澍江,杨进,点校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29.

第一作者:刘媛媛(1997—),女,硕士研究生在读,研究方向:中医医史文献。

通讯作者:胡素敏,医学博士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2391081528@qq.com

收稿日期:2022-10-16

编辑:蔡强

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